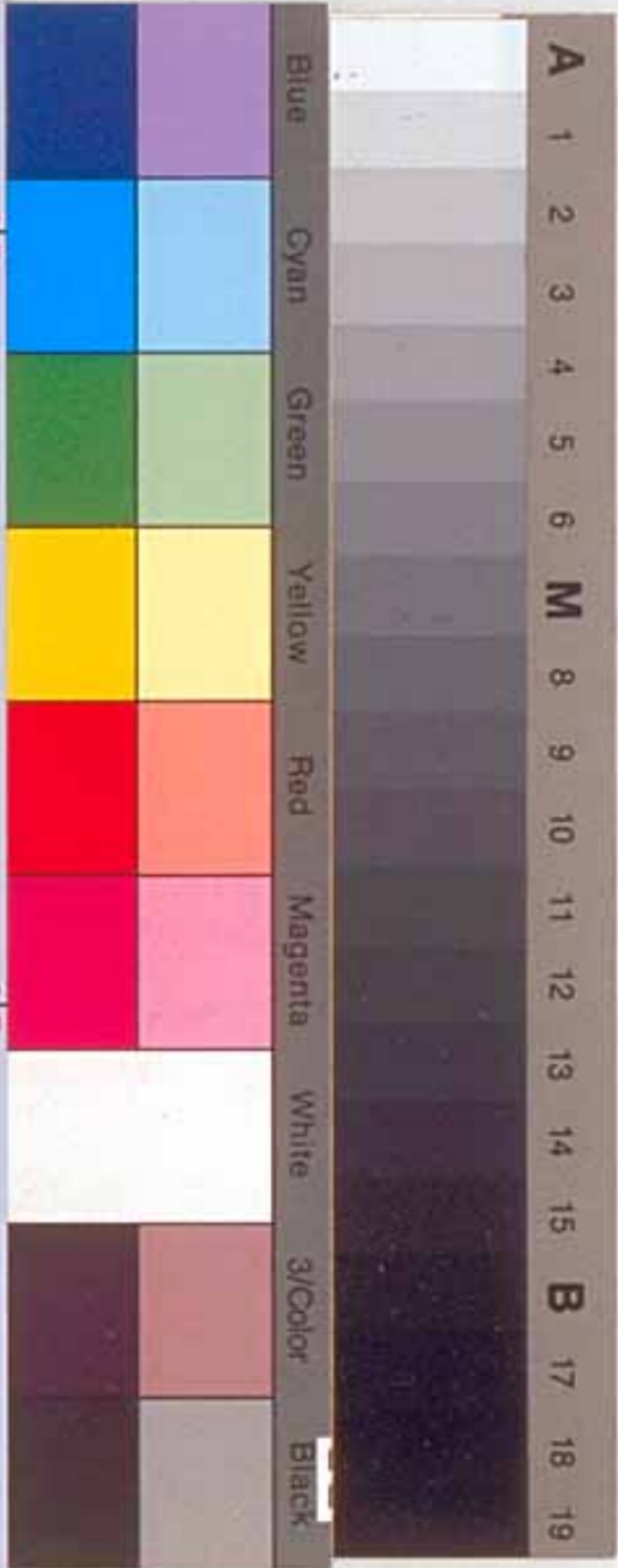


畿輔通志

卅九

陽明文庫圖書
七 冊
共 二 冊
櫻子院圖書館

近衛
5-86
キ2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藝文四

近衛本

隋失名澧水石橋記

以前闕我皇帝垂衣裘曆組地補天二曜連輝五精合影

輕徭緩賦仁被草木好生惡殺澤及豚魚麗法雨

以潤羣生建寶幢而導黔首四民迎化九服從風

洛州南和縣者星曆胃昂地連趙魏水陸交會人

物殷阜斜眺衡漳金鳳凌波而耀色却鑿瀛碣玉

馬映雪以騰光于斯時也使持節儀同三司刺史

辛公以明德上才奉帷此境公名懋字士信隴西

狄道人風神秀起雄圖傑出博覽書傳總括藝能

行成規矩言為楮則是曳裾棘陸高步禮閣市

朝遷華位望彌重建旗之部威惠俱行名聞憲章

深練治體推誠化下竭心奉上奸豪悚叠黎庶來

蘇翊軍將甸司馬田威馮翊廣陽人也志業平允

操履廉白舉目持綱彌諸蕃政野絕帶牛之暴市

畿輔通志上

卷之第三十九記



莫高哭
读书中文网发行
<http://bbs.rbook.net>

息飲羊之欺又有宣威將軍縣令馬君以美譽清
風製錦斯邑君名暉字士暉扶風始平人器量闊
深風韻清舉信義聞於州里孝弟著於閭門歷官
二朝類幸三邑明於剖斷善於綏養留心庶獄小
大以情寇盜出奔因固空寂故使鄉閭敦睦風俗
和平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范范之麥競秀兩岐世
泄之雉共標三異縣尉兗州陶縣孔經泗州高平
縣魏君遐並地望清華人才謹素當官理刺煩而
不擁縣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引七里之源
旁吸百泉之口控清引濁冬溫夏涼噴氣朝興則
白日晝閣澄波夕映則朱霞夜朗厥木之上雖有
舊橋每經泛漲隨流漂壞車牛陷溺行李艱辛有
縣老人宋文彪等悟鏡象之非真知水泡之難駐
薰修十善回向一乘各竭貨產兼相勸化敬造石
橋以濟行者以開皇十一年龍集於淵嶽月躔於
降婁爰共經始數年乃就碧柱浮空烟雲等色金
隄枕浦杞柳交陰浩浩乎似應龍之導盟津峩峩
乎若靈鼈之冠方丈以此善因廣度危難仰願皇
帝陛下尊居太乙善皇配象陰精德高任
奴皇太子比羅前星三善光備內外文武州縣官

察法界舍生成蒙斯福竊以洛陽路首猶傳超
之書成都柱上尚題長卿之筆况復業隆遂古功
濟生民不有標揚孰弘勸獎於是立碑路側以彰
厥庸樹之風聲懸諸日月其詞曰星漢西轉川瀆
東傾疏導雲及泄梁乃成攸攸行其一 大悲拯物
道隱隱車聲雖言利濟詎免危城其二 寶珠斯現
瀉水疑瓶貫花似綆深弘利益其三 我皇負辰君
廣開方便若斷疑網能除毒箭其二 臨萬方下調
玉燭上叶珠囊白環獻社丹其三 邠鄆北走澧淵
書效祥藻心玄寂遺彼輪王其三 邠鄆北走澧淵
川疇平易是稱爽愷實為其四 明州將垂恩不
滋液士女連衽車馬疊跡其四 已憂國若家視民
如子溫其玉潤油然雲其五 穆穆良宰達於從政
起竹馬赴期蒲鞭示恥其六 道之禮樂申以法令
行合韋絃清同水鏡其六 以後
盜賊休止黔黎歌咏其六 以後

顏真卿宋文貞公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

州河朔克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
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

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
 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
 品以上悉皆有各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
 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各昂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
 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
 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
 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
 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嘆之前碑
 闕故畧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
 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安史作亂事竟
 不成真卿時叅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儼
 泣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名嵩以文武忠義
 之資為國保節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
 之懇誠崇鑒莫致廼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
 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嵬刻字之工成乎半
 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
 賢為德樹善庸限於存亾而小乎何知附驥托跡
 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其文請儼刻其側
 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

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
 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
 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逮而吐蕃圍
 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
 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
 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以二百騎盡室獲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
 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於側門

張永冀州守劉侯重修學校碑記

嗟乎政事之緩
 急如人之於飲

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
 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惟其不可也余嘗惟
 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與學校隆師
 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
 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之利病亦絕
 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
 政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由師受
 成獻猷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
 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惟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
 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亾更數千載風俗禮樂既

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能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駢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惟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校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始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有事於學而為不可也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未者之不有作乎

歐陽修畫舫齋記

余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

齋齋廣一廣一空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于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舉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

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展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恣往七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為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欬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州名其齋豈真樂于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逝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故以名予齋奚曰不宐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急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讒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詹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得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

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示皆非也公之大德勝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

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曾鞏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震民訛言大木且至驚欲出定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憫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庫積無所覆肩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益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成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典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美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

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所寧字又以其餘力為南北通路若干里人去汗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已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篁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置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復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鄭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于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推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脩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余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范仲淹寶諫議陰德碑記

寶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

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初禹鈞家甚豐年三
 一無子夜夢亾祖亾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
 子又壽不永禹鈞諾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僕盜
 用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
 一券繫臂上云求賣此女以償所負自是遠逃禹
 鈞見女券甚哀憐之即焚券留女屬其妻善視之
 及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嘗因元夕往延壽
 寺忽於佛殿後得金三十兩銀二百兩持歸明旦
 詣寺候失物主還之其同宗及外姻有喪不能葬
 者公為葬之凡二十七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嫁
 之凡二十八人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則
 擇其子弟可委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與取自
 給由公而活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者
 不可勝數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
 文行之儒主師席遠方寒士有志於學者聽其自
 至凡四方之士由公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先是
 公夢亡父後十年復語公曰吾嘗告汝三十年前
 實無子分且年壽短促今數年以來各挂天曹特
 延三紀之壽賜五子各榮顯公益修陰德享年八
 十二歲沐浴浴別親戚談笑而終五子八孫皆通顯

於朝後之敦子必
 曰燕山寶十郎云

張萃肥鄉重建文廟碑記

大唐舉義旗誅偽夏據
 廣平郡闢萬春宮置州

人營就積高之野弁四戰之利丁寅之籍既庶而
 悍難治久矣濮陽李公被廉察薦注令茲邑其始
 至方漳水決溢公戮力疏導民復墾疇咸受其賜
 俄又構闢開與垣墉於縣郭高貴之毗相慶而說
 隨因上丁躬祀於孔子之堂流齋昇作洗壘裸鬯
 執事者蒼黃跛倚臨之顧制度贊引無公協禮公
 慨然歎曰我炎宋重熙累洽文章炳然同三代天
 聖四載詔下郡縣皆許建學除學宮闢儒術而祀
 素王至於章服冕旒簋簠籩豆薦殮行事之儀悉
 圖寫以頒示何斯廟不遵彝典獨衰慢甚豈有萬
 世帝王之師與社稷通祀載於著令之靈可比於
 縣官偃室下耶吁令何顏以處吏民之上遂輯同
 宋謀之得縣宇東南隅隙地廣袤數百步仍募縉
 紳呻嗶之眾梁棟瓌宏而阜積甃瓦堅密而鱗老
 版載畚鍤斤斲巧墁匠徒輪作助善亾疲未迨一
 時功告畢講有堂拔舊架以崇之可陳函丈門有

閎度 局而立之可納犧牲創兩序於東西無慮
 二十四楹生員肄業賓旅清議經史度閣饗爨羞
 饋於是乎在正貌敞於前崛起巋然飛簷翼軒當
 暑溽寒其圩頂之象穆粹之容笄弁瑛紘山龍華
 繡飭吏走仙源模其法式以塑繪禮器之品椀蹶
 宮篚罇彝杓杓按圖傳而改造故釋奠舍菜精嚴
 而不黷飲受福胙與俛而有虔繇是見賢相之胄
 効官釐務非俗吏之可晞也大抵斯土公倅昔巨
 盜輔公祐杜伏威起豆子毓取徹侯封榮耀芬華
 爲時景慕習以生常依而作好以傲黷草竊爲雄
 傑豪雋公銳意興是學而祭聖師也淵有旨哉將
 誘掖流蕩漸摩仁義禪俊跼蹐之性丕變洙泗之
 風壯者暇日修孝弟於家長者頌白不堤挈於路
 英才秀彥者趨公黌而修辭通經則取青紫如俯
 拾地芥爲公相於當世書功名於史策必曰某賢
 洛肥鄉人也不其美歟則李公之治跡雖西漢卓
 魯未易過焉

李桓重修三明寺記

宣和二年秋證悟大師義雨
 來謁于予曰三明寺舊有行

香大殿近以水壞棟宇圯沒今願再有建焉太守
 錢公旣可其請乃卽舊址經營將底于成屬予以
 紀其事按圖經鉅鹿縣本禹貢大陸之地更漢晉
 後魏置縣不同隋於南緣故城改置鉅鹿開皇十
 年置三明寺旋以盜賊民庶潛居寺遂廢唐正觀
 元年以縣屬邢州十四年建寺於舊地後因水患
 人不奠居寺亦隨廢垂拱元年徙舊縣於東南十
 有一里之新城乃今邑地有釋智良與其徒行湛
 智達希寂善琳大辯乞地創立建天寶十有二年
 寺始就緒粵有大殿正居寺地之中南向有塔旁
 有廊廡而以衆院環列於外雖其瓦本之類移自
 舊城而此殿之建自此地始國家重熙累洽以迄
 今日聖天子在御百度具舉庶政維新四海肅清
 人物繁阜天下之民無有遠近沐浴加惠莫不謳
 歌鼓舞願祝天子萬年之壽由是郡邑梵宇務加
 脩崇於時天寧邑之官屬與其士庶啟建道場仰
 祝聖壽獨就此殿遂名曰行香大殿大觀二年秋
 可決舊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與羅漢閣爾水
 既東下退淤之地高餘二丈政和五年旣浚邑證
 悟來自行臺以上主院舊嘗授業刻意完葺凡六

年殿有堂有庖有室率其法眷居之常語於衆朝
 廷廣闢淨土崇飾精藍所以使人遷善遠罪期有
 補於世也我輩歸依法門務廣真教上報天子之
 恩德大殿之役尤不可緩惟工用浩大建立爲難
 乃携錫持鉢之磁之洛之北都之慶源隨其多寡
 乞諸民間巨細之材不累月而足因其近便之地
 鳩工聚材置塲於刑臺沙河南和平鄉採石於堯
 山方冬盛寒水涸路夷牛牽人挽車相屬者數百
 兩材石既集土工繼興遠近翕然樂爲就功越今
 年二月丁卯建木而落成於六月之丁未殿崇六
 十有五尺其修七十有二尺廣八十有四尺規模
 宏壯氣象高爽有輪奐之美而不溢於華有敦厚
 之勢而不入於陋揭其名曰妙嚴蓋以至妙之理
 而致事佛之嚴也塑迦藍釋迦彌勒佛於殿中文
 殊普贊日光月耀菩薩於左右列圖天宮內院六
 事因行西方淨土九品化生於東西壁以至三千
 化佛十萬菩薩十六羅漢各以其顛炳然見於繪
 色之圖有先有後若相界付有因有果不妄分別
 有先御衛護之儀有演說聽受之意自無有法相
 形之於有相究無所從來名之於如來其理至妙

其法至嚴觀其棟宇張大象貌巖巖君子瞻之必
 以自存知善之不可不爲小人過之必以自悔知
 惡之不可不去于以尊君報上而華封之祝則名
 殿之意不其躋歟予被命爲邑始至之日以民居
 夫復城郭未完田野雖闢疆界未盡明桑柘雖茂
 林木未可用遠與此役常嘆其難而證悟以戒行
 素服於人四方檀越欣然附之其立意甚堅其成
 功甚敏遂採前世興廢之跡與其置殿立名之意
 書之宣和三年
 六月十五日

趙子崧觀堂記

北京恩冀州大提舉隄埽司其治
 所實古甘陵平波門之東南隅異

時規摹亦頗宏偉頻年缺正官輒以它吏攝事視
 爲傳舍恬不料理上兩旁風數窘寒暑累經歲月
 不無頽敝斯以開封劉侯總其事劉侯念是邦治
 累月小大斬斬迨此暇日乃鳩僦土木工飭其廳
 事新其堂與廊廡庖廡皆有矩矱顯厥觀深咸出
 意匠城中不聞斧斤之聲而丹堊煥然一新舊弊
 既又卽正寢之後北向爲堂以燕其體名曰觀堂

而乞言於郡從事藝祖六世孫子崧以識之辭不獲已因告之曰觀之時義大矣哉余將為君極言之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恐未足以適君之意而告來人也退而深思於鑑堂之上三日晚若有得曰寫以為銘而與之天地萬物若驟若馳一氣回薄無有靜時眼界芸芸莫之勝紀達人觀一馬一指譬彼觀水必於其瀾澎湃如風海湧若山孰知其中湛乎常淵子今超然燕處泮渙收光內視游乎汗漫推我之鑑乃子之觀軒楹耽耽劉侯經始咨後之人尚安汝止勿以燕嬉而隳王事

路伯達節度使王魯重修文廟并學碑記 夫道德源教化之興有本本不固則枝不茂源不浚則流不澄必欲植教化之本疏道德之源莫先乎學而已學之所設自有虞氏始至於三代尤專尚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以繼繼承承安寧長久踰數百年豈非道德教化之功歟由漢而下繫於吏治其長民者但驅民於法令之中競以威嚴苛刻而取能名間有崇儒術而導之者反以為迂濶其於疏源植本之意不亦謬乎冀

為古名郡舊有學冠於他所經宋季兵火之亂掃地無餘本朝應天順人奄有方夏武功既定文治丕興遂詔中外繕完儒館其所費輒以公府泉給之冀之學復基矣然前後守臣視為不急之務故竟莫能興使吾夫子祭祀之儀缺然不具服衣冠鼓篋笥者偃偃無所從積有日矣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既望中奉大夫王公自河南路轉運使移鎮是邦下車以來治崇安靜吏畏民愛不踰時而政成會仲秋上丁公乃釋奠於宣聖行事既終顧見廊廡傾欹垣墉頽毀喟然歎曰學校之廢一至於此今天子隆上都首建善地設學宮聚生徒考之以詩書明之以禮樂薰陶至和為萬國倡吾州距王畿不遠首當承流宣化任興作者捨予其誰越明年春河事始寧公為出俸資募工市材大其制度以營之惟大成之殿與前門少加增葺餘皆鼎新大總作室之數為楹五十有二復飾廟貌增明繪像祭器什具皆稽於禮資於用初闔城之內有水皆鹵及公視役發地得泉其甘如醴因修之為井編戶歌謠悉歸公至誠之應亦或烝我髦士養而不窮之意也為日凡六十有五厥功告成郡庠

諸生喜而來告且日倍公修官於泮水魯人歌之
 文翁起學於成都蜀人美之今公之德化不啻倍
 文而吾鄉人感之又非蜀魯比不志不刻何以表
 焉願以文請伯達率讓數四義不能辭而論之日
 昔鄒人孟軻居止近墓則為築埋近市則習賣鬻
 而毋三徙始鄰學宮迺戲陳俎豆揖讓進退之儀
 竟稱命世亞聖之才又釜陽民焦通事親禮闕為
 從弟訟於州刺史將至於學見廟中韓伯愈母杖
 不痛悲泣之像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孟軻之
 大材未近於學不免習鄙事以焦通之道悉由此而
 於廟不害作新人然則養士化民之道悉由此而
 出矣而况士有所養則與俊得民有所化則刑罰
 弛英俊得則啓治平之路刑罰弛則扇仁壽之風
 而公所至皆興學養士舉有成規豈淺丈夫所能
 測哉今公方宣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敦獎人材學
 者方嚮公之化將見舒秀發之材吐宏傑之氣掇
 巍科登要津者比肩繼踵而出皆能以三代之道
 事君報國又豈獨冀人之幸也公新武令族字曰
 子直不名蓋褒之也有子師儉業進士舉適在
 侍下因請書之大定二十七年五月朔日記

劉光國重修廟學記

昔王仲淹遊孔子廟嘗歌曰

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其教具
 於六典而行於邦國鄉黨家庭之間自漢唐以至
 於今莫不知尊其道矣其道尊則其祀亦尊廟貌
 之崇垂之有承前哲之所以形於歌詠鐫於金石
 者豈無謂哉平舒公廨之西孔聖舊宮在焉規制
 太陋瞻視未尊歲久而就圯天會十二年秋九月
 邑令姚公下車未久一日顧謂僚屬諸士子曰風
 化之地衰敝若此吾何以辭其責乎乃積良材運
 堅甃集衆工以量度之上而殿廡下而包庑莫不
 繕治而復賁之墁飾繚之垣堵煥然其一新矣余
 惟儒學之設明人倫育人材非徒觀美也唐虞三
 代之盛蓋有自來而秦火煨燼聖學蕪視學官
 為傳舍者衆矣昔范甯宰餘杭性質直好儒學風
 化大行於期年之後自中興以來莫之或先云今
 公加意學校可無愧於餘杭風矣然范公之崇學
 敦教者不止於修葺宮牆公之教平舒也豈無身
 先士類者乎其於聖經賢傳之大旨君臣父子之

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講習討論於師友之間勇
往奮迅洗濯刮磨務臻斯道之妙士習丕變與學
宮而俱新度不負夫子之教而造士作
人之盛心愈久而不泯也於是乎書

張億節度使賈彙創建文廟學校碑記 維大金受命平定海

丙日月所照無不賓服天會六年九月實下冀州
冀為河朔大藩儻非剛明有守威足以禁暴德足
以懷衆且疏通練達不惑於是非之間者未易以
當鎮牧之任初州城下元帥監軍博選於衆是今
節度使太師賈公取人望也公先守深州思威已
著政無不理監軍固已昭知成效朝廷亦謂選任
得人由是就膺寵擢臨撫是邦下車之初宣諭上
意勞來安輯興利除害凡可以便國家而惠斯民
者知無不為大功數十衆已欣快越明年詔頒新
格具載宮學公覽之嘆曰治天下者本於人材學
校者人材所自出固不可緩第兵戈殘蕩之餘民
力有未完日或不暇給然吾安敢少忘耶州舊有
學悉為將兵毀拆獨於斷垣廢址間僅存宣聖十
哲神像當日教官為權置於郡譙門之士實有侍

賢牧守之來也八年春公顧政績已成民俗已阜
異時暴露者有居流離者有歸饑者有食寒者有
衣善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有所畏而不敢肆上
下安然民獲再生之幸日超乎富壽之域一日飭
有司將行釋奠之禮吏承命震肅奔走趨事前期
畢備二月四日實惟上丁公親率諸生夙興講禮
動容周旋曲中儀式士林仰服罷則與僚吏洎諸
生齒序集欽彬彬然已嚮古之制矣因謂屬佐曰
自昔有天下號聖君者莫先乎堯舜冀堯却也去
古雖遠遺風餘烈猶可想見後之名卿才大夫出
於是州載於傳記班班可考今明天子在上帝化
之所薰陶聖心之所感格遂見干戈偃息文物興
隆則建學造士此其時也吾將擇勝地崇闕構以
稱尊儒重道之制庶幾有以承上休德而樂育人
材不亦可乎羣僚咸悅曰我公之政先而後教雅合
皆上體宸衷下救民瘼庶而後富富而後教雅合
古聖人之訓高明所臨遠邇洞照况茲郡庠之造
如指諸掌其宮室規模必有契公之心而凡一時
興學之士皆願得奉令效勤以贊先定之志而成
之公喜復顧節副蘇侯謂曰今城北隅不有觀宇

可以改作者乎大殿巍然廊廡兼備設為官學則先聖有次廟食有依生徒齋館講習有所斯可以不勞於力不費於財事則濟矣其為我亟往相視以報侯端亮詳敏樂承美意即往視之悉如公言歎服良久明日具圖以進公乃命工力為繕完遂涓吉日奉遷神容肆加嚴飾又繪飾七十二賢及後諸大儒於殿壁之兩間冕服有倫皆倣古禮廟貌輪奐齋序完潔不侈不陋落成之日人不知勞士民縱觀咸驚天造學既成公又出已俸三十萬別付從事使相承為舉本收其贏餘以供祭祀蓋公以謂春秋釋奠之資既從官給惟朔望闕然故特有茲舉則欽奉之意永繼弗替可謂至矣此誠萬世永固之基綿綿無窮之績是學也肇工於三月二十有一日落成於四月之望且因命億為之記億具員幕下義不獲辭竊嘗謂古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魯僖公肇脩泮宮而詩頌其美漢文翁起學成都而史記其功三代已還世之相去不為不人惟斯二人者見稱於世想望風采固以不得親見之為恨况生乎同時獲觀施為孰不樂為之稱頌此人心所同也抑不亦興學校於大

平久治之世則易為力當兵革之後親致其治以興學則難為功今冀為重鎮兼統深州幅員千數百里合二州十一縣地大民衆易荆榛為田畝化愁歎為謳歌而政立矣育材善教發于誠心此英特之舉希世之遇雖詩人善頌固難形容史筆所書未盡髣髴使諸生處於斯者悉知副公之意勉自強他日業精行成擢巍科登要路功著當時名垂後世風化之行民淳俗美後來之秀相繼不絕是皆出於公之賜豈易量哉故敢述其便槩以紀歲月若夫公單騎撫危城片言折疑獄破奸吏之膽制悍軍之心發倉廩減價以賑貧者與廬舍給居以厚民生脩輿梁以通往來蕃牛畜以廣播殖杜塞私門而拒絕請謁饑民轉徙脫身奴婢者以千計士夫亂離復籍縉紳者殆百數至除蝗蝻瘞枯骸嚴火禁闢城圍道釋咸隆至誠有格無一物不得其所他人睥睨莫敢輕議彼所不能為者公悉優為之卓然超乎物表將見不日召趨近班位乎廟堂益推其所為以康濟天下豐功茂烈又將有大過人者其效豈止見於一秉旄之任哉此世所望乎公者也先是卿大夫紀公之德行善政

已致其詳衆所稔聞而雜見歌頌者也此皆不復
多敘特著學之所以與與夫世所望於公者并刻
諸石以示將來俾有所考
云是年四月十五日

劉因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所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

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謂
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見翁於希夷不
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種穆之學者
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
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歿於
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
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
始也朱子見潘誌之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
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巳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
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
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
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
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
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註釋則復云

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
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
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洲一浮屠而
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
妾藏其亾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
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
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
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
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
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
卽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道與心者
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
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
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
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
陰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
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
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
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
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

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
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
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
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
生水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劉因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
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
之始日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理具乎乾元
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
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
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
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
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
之有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
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
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
化而謳歌暴夫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
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
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

也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
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于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
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
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工我合
我于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
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
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
錯繆氛氣克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
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于人心聖人之化布于方
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戡故
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道濟而深識治
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
治有聲嘗于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之公堂謂是
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
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于宣其上也且請予
記之以為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且登斯
堂思所以為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且登斯
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
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且登斯堂苟
俸祿于此待日月于此行賄賂于此教化不行則

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
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思堂者無負我侯
無愧斯名至元庚午
十二月朔易川記

劉因歸雲庵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庵曰歸雲
鄉民劉用之所作也用家有田千

餘畝水磴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
予乃併其居築老子祠祀側為環堵十餘客有學
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
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
盡而用亦勤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
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寶氏之風而興起者
惜其智力止及于此而已也昔予遊西山過其鄉
而徘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烟奇麗慨想一
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
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旌其事
予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瘡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
焉又通瘍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者客
日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及師號
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嘗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

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
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為
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為步虛之變焉
惟靈居兮大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
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况軋之
尊兮有嚴其昊執守虛柔兮恒處予道眷茲人兮
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
雲遙遙兮脚躑是年三月望日記

劉因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偶周垣東就城
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

園近昔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
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
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
四十五年耳已斂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
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
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
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
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
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
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